



千舌舞

金万藏 | 著

怨恨没染了夜色，
贪婪顺着笔尖滴落，
她，像谜一样令人窒息！
一万次涂鸦，
唤醒千舌舞动，
频繁地纠缠着这个村庄，
湮没，一切在死神来过之后……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R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千手舞

金万藏|著



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
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时 代 出 版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舌舞 / 金万藏著. -- 合肥 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212-05947-7

I. ①千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0513 号

千舌舞

作 者 | 金万藏

出 版 人 | 胡正义

选题策划 | 马 旗

责任编辑 | 杨迎会 张雪楠

责任校对 | 张雪楠

责任印制 | 范玉洁

营销推广 | 赵 旭

装帧设计 | 颜森设计 王艾迪

出 版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

发 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010-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010-89023381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| 18

字 数 | 249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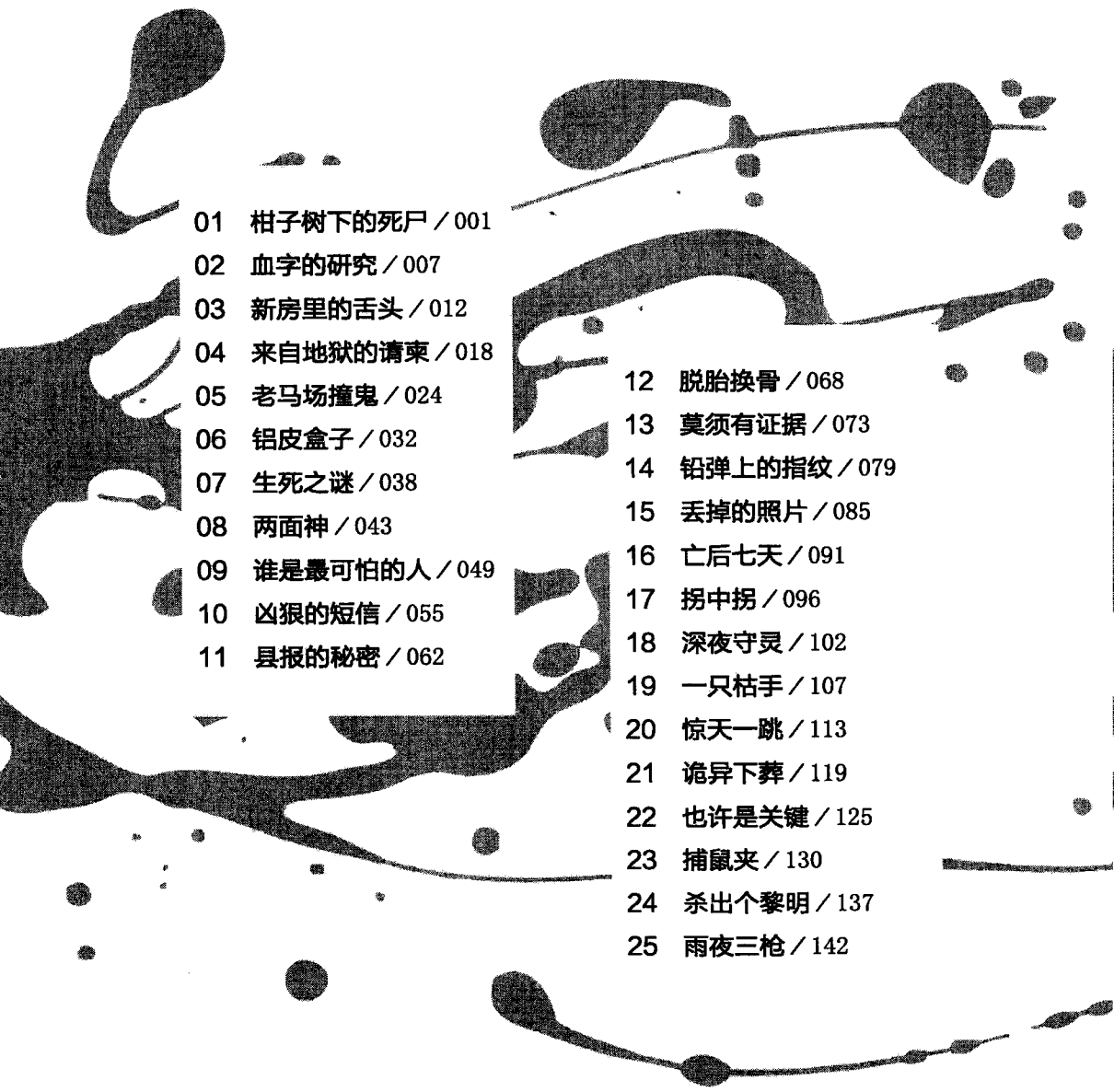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|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212-05947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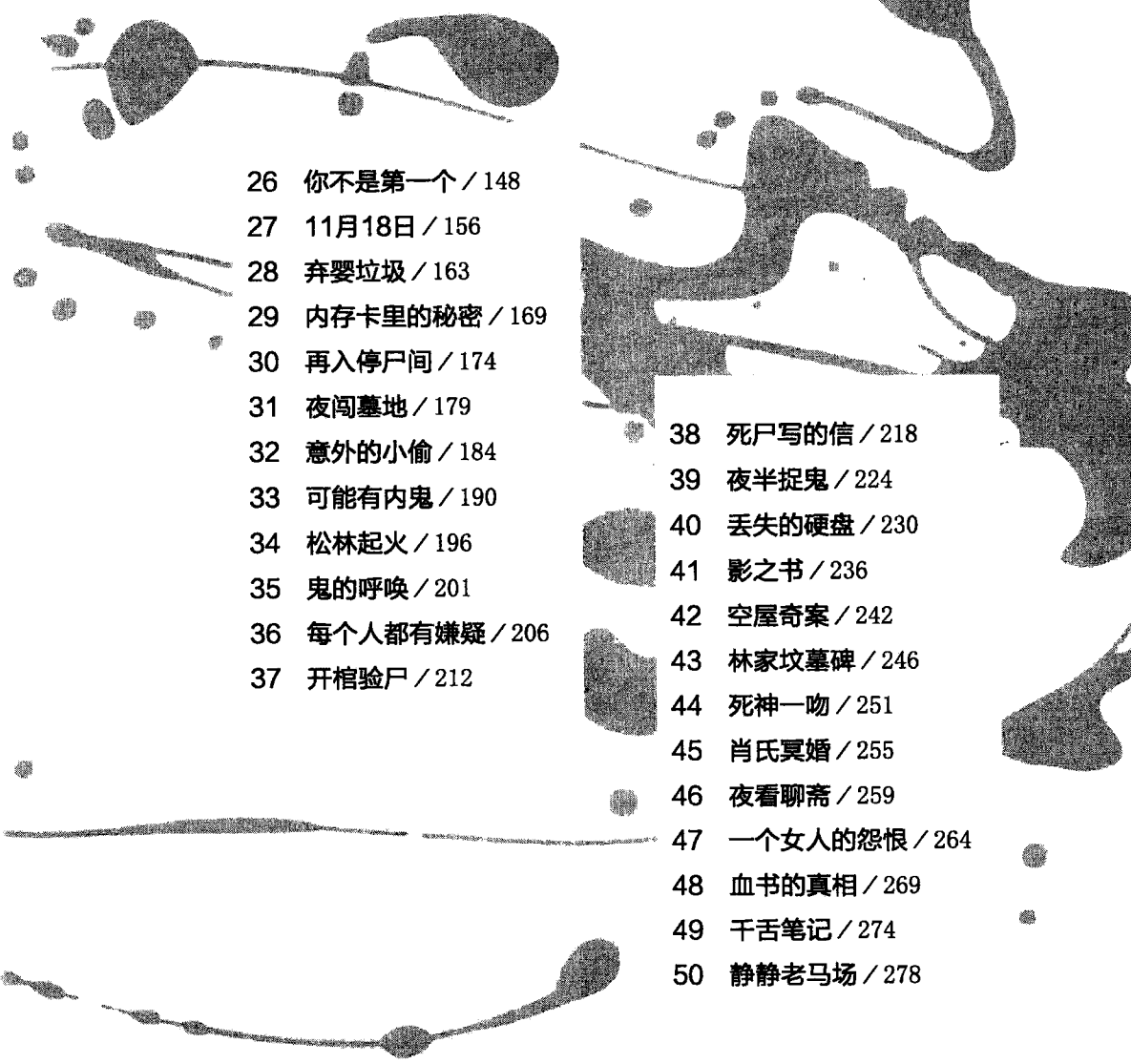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|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
- 01 柑子树下的死尸 / 001
 - 02 血字的研究 / 007
 - 03 新房里的舌头 / 012
 - 04 来自地狱的请柬 / 018
 - 05 老马场撞鬼 / 024
 - 06 铝皮盒子 / 032
 - 07 生死之谜 / 038
 - 08 两面神 / 043
 - 09 谁是最可怕的人 / 049
 - 10 凶狠的短信 / 055
 - 11 县报的秘密 / 062
 - 12 脱胎换骨 / 068
 - 13 莫须有证据 / 073
 - 14 铅弹上的指纹 / 079
 - 15 丢掉的照片 / 085
 - 16 亡后七天 / 091
 - 17 拐中拐 / 096
 - 18 深夜守灵 / 102
 - 19 一只枯手 / 107
 - 20 惊天一跳 / 113
 - 21 诡异下葬 / 119
 - 22 也许是关键 / 125
 - 23 捕鼠夹 / 130
 - 24 杀出个黎明 / 137
 - 25 雨夜三枪 / 142

目 录

- 
- 26 你不是第一个 / 148
27 11月18日 / 156
28 弃婴垃圾 / 163
29 内存卡里的秘密 / 169
30 再入停尸间 / 174
31 夜闯墓地 / 179
32 意外的小偷 / 184
33 可能有内鬼 / 190
34 松林起火 / 196
35 鬼的呼唤 / 201
36 每个人都有嫌疑 / 206
37 开棺验尸 / 212
38 死尸写的信 / 218
39 夜半捉鬼 / 224
40 丢失的硬盘 / 230
41 影之书 / 236
42 空屋奇案 / 242
43 林家坟墓碑 / 246
44 死神一吻 / 251
45 肖氏冥婚 / 255
46 夜看聊斋 / 259
47 一个女人的怨恨 / 264
48 血书的真相 / 269
49 千舌笔记 / 274
50 静静老马场 / 278

01 柑子树下的死尸

赵喜悦失踪了！

在马场村里，我第一个意识到有人失踪了，其他人都以为赵喜悦回娘家去了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赵喜悦是绝不可能回娘家的，哪怕被她老公林老虎打死。马场村看似普普通通，谁会想到小小的山村里竟发生过那样可怕的事！

马场村在广西北部，靠近贵州边境，随便跑跑就能跨省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响应国家号召，来到马场村小学做语文老师。同去的还有两个男同学，他们刚去马场村，当夜就扛起箱子跑了，全因马场村条件实在太艰苦，苦到一头肥猪都能被养瘦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个女大学生留了下来，她叫武陵春，是前两年来的。赵喜悦年纪和我相仿，我们见过几面就成了好朋友，她特喜欢读书，我也经常把一些小说借给她看。

赵喜悦的老公叫林老虎，他天天跟吃了火药一样，经常打赵喜悦，还不让赵喜悦离开自己视线太久，哪怕下地干活儿也一样。昨晚，村里的莫老板又娶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，宴请了全村人。趁着林老虎在喜宴上喝醉了，赵喜悦才有机会把隐藏了三年的秘密告诉我。

九月初的秋夜，我躺在床上，望着发霉的天花板，想起了昨晚喜宴上

的事……

当晚，男人们都聚在桌边拼酒，女人们就在另外几张桌子上七嘴八舌地聊天。武陵春坐在我身边，一个劲地羡慕新娘子，莫老板是二婚了，也是马场村最有钱的煤老板。武陵春笑说只有要钱，对方是个老头算什么，就算是条狗她也抢着嫁。新娘子叫林书香，长得很漂亮，也很懂礼貌。喝喜酒时，莫老板没让林书香在桌边待太久，只过了一会儿就叫她自己回房歇着去了，可能是舍不得她被其他男人贪婪地观望吧。

男人们猜拳喝酒，过了两个钟头，一个个便醉得东歪西倒，母猪都能看成老婆。赵喜悦小心地往林老虎那边瞥了很多次，直到确定她男人不会再盯着她了，这才敢悄悄地走向我坐的那桌。天快黑了，大家都坐在莫老板家里，吵吵闹闹，没人注意我们。我虽和赵喜悦是好姐妹，但很少有机会长谈。我知道这次有些蹊跷，便随着赵喜悦走出去，到了莫家外的一棵老榕树下。

“唐九月，昨天多谢你帮我，要不林老虎又要要在田里打我了。”赵喜悦战战兢兢地道谢，唐九月就是我的名字。

“大不了回娘家找人帮你，不能让人这么欺负！”我气道。

赵喜悦走到门边，往里看了一眼，然后着急地转身说：“我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以后你还是别多说了，免得老虎又不高兴，搞不好他还会打你呢。”

“你要是没钱回娘家，我可以给你出。”我深知林老虎很吝啬，宁可拿钱去擦屁股，也不给赵喜悦一毛钱。

“他不会让我回娘家的！我也不想回了。”赵喜悦很害怕，刚想说下一句，却见村里的一个妇女走出来，吓得她立刻闭上嘴。

我等那妇女走远了，这才小声问：“喜悦姐，你怎么那么怕林老虎？回娘家一趟都不行吗？”

“九月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”赵喜悦很慌张，憋了一会儿蹦出一句，而那句话也让我无比震惊。

只听，赵喜悦对我说：“我其实是被拐卖过来的，三年前林老虎买了。你别看我现在过得惨，我回家的话，会被老爸打得更惨，而且家里比马场村更穷，到现在都没有通电。再说……我现在怀孕三个月了，还跑什么跑！不过，我昨天刚知道个秘密，你可以报警，但千万别说我的事，我打死也不回家。”

很可惜，赵喜悦话没讲完，警觉的林老虎马上杀出门外，骂骂咧咧地把她拖回家里，边走边怪我多管闲事。我愣在莫老板家外，心想难怪赵喜悦不敢回娘家，原来她是被拐卖过来的。虽然社会进步了，但买卖妇女儿童的事屡禁不止，偏僻山村更是顶风作案。我看多了这样的新闻，却没想到这种事就发生在身边。

我没心思再回酒席上，一个人在外面发呆，慢慢地消化赵喜悦丢出的炸弹信息。按理说，被拐的女人都想跑，没人愿意和林老虎那种野兽同住一屋檐下。赵喜悦不愿意跑，一是娘家比马场村穷，家人对她不好；二是已经怀孕了，而且她本人是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，根本没有想过反抗。

我琢磨了很久，很想当晚报警，可一想到若是怀孕的赵喜悦被救走后，会不会恨死我，后悔把秘密告诉我呢。总之那晚我一夜没睡，准备了一肚子的说辞，想要说服赵喜悦。没想到，第二天，赵喜悦居然不见了，林老虎对外人说老婆回娘家了，可我知道这不可能！

听到那个消息后的一整天，我都坐立不安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该不会赵喜悦被林老虎杀了吧？要不然，赵喜悦人去哪儿了，她不可能回娘家，也完全没有逃跑的念头。可……林老虎虽然凶神恶煞的，但赵喜悦怀孕了，他忍心杀子杀妻吗？不太可能吧！

马场村小学在村头，由于人烟稀少，一到晚上就特安静，几百米外有个人放屁都能听见。我和武陵春住在学校里面的一排瓦房里，瓦房有四个房间，我俩各住一间，第三间是一位男老师住，第四间没人住。男老师叫欧阳新，三年前大学毕业就来了，是唯一一位自愿留下来的男大学生。我知道隔壁住着欧阳新，所以才不那么害怕，不然我老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

在暗处窥视着我们。

现在是秋季，小学刚开学一天，老师不需要改作业，也不用赶着备课。夜里刚到八点，我就躺在咿呀作响的木床上，回想着赵喜悦昨天说过的话。赵喜悦究竟知道什么秘密？难道村里的某个女人也是被拐来的？或者哪家的孩子是买来的？不对！这种事没人随便说出来，如果赵喜悦不说，我也许永远都不知道她被拐的秘密，这样说来，赵喜悦可能还知道别的秘密。

一个小小的山村，居然也有各种秘密，真是令人想不透。

我翻了个身，闻着刺鼻的蚊香味，继续想赵喜悦的事。那可怜的女人很少能出门，只有在干农活儿时才能和其他女人说几句话，无法自由地在马场村走动。那样，赵喜悦是很难知道别人家的秘密的，那她昨晚说的秘密……难道是林老虎家里的……

我正想得入神，忽然有人重重地敲门，大声叫“唐九月”，吓了我一跳。等我开门一看，敲门的人是武陵春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事，又看见她去敲欧阳新的门。人都走出来了，武陵春才叫我们去村里头看看，那边出大事了，连县城里的警察都来了。我很是困惑，要知道马场村很偏僻，进出的路都是泥路，别说警察从来没半夜进过村，连日本鬼子侵略时也没进来过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是抓赌吗？”欧阳新问，他以前听说村里的男人时常聚赌。

“我听刘大妈说，林老虎家里挖出死人了。”武陵春煞有介事地说。

我往村里头看去，很多人拿着手电，在没有路灯的村里奔走，一群想要看热闹的人涌去林老虎家的方向。没有迟疑，我回屋拿了手电也跟着武陵春去了，但欧阳新没有跟去，他直言没什么兴趣，然后就进屋了。我是大为吃惊的，不去不行，所以拔腿就跑去了，心想赵喜悦到底还是死了，真是人生风云多变啊！这次我一定得把林老虎买老婆的秘密说出去！

平常，马场村的夜有点儿瘆人，因为一到晚上就没人出来了，偶尔有

几个调皮的孩子溜出来装鬼吓人，我就被恶整过，好几次差点吐白沫。这一晚，村里很热闹，就跟昨天莫老板结婚一样，不同的是这次不是红事，而是白事。武陵春走得飞快，我追在后面，两个女孩子完全没想过死人有多可怕。

大人们忙着劝小孩离开，警车开到村尾了，林老虎家就在那里。大人们看见我们来了，便叫身为老师的我们帮忙送小孩回去，不要看这种吓人的场面，省得把孩子吓坏。等我和武陵春把孩子们赶回家后，却听其他人说林老虎跑了，警察没抓到。

武陵春看见村长老婆站在人群外，远远地盯着人群里的村长，于是就走过去问村长老婆：“是谁发现林老虎家有死人的啊？不会是喜悦姐出事了吧？”

“是我家小龙发现的，他不听话，想和其他小孩翻墙偷老虎家种的柑子……这不就看见林老虎从地里挖出个东西，他跑回来跟我老公说，我们就马上报警了。”村长老婆略带骄傲，仿佛这事是他们家的功劳。

“那是喜悦姐了？”我不安地问，人群太密，看不见里面的情况。

村长老婆刚想说些什么，这时候人群就散开了，警察还把村民驱到一边，有几个刑侦人员抬了具死尸出来。不过，死尸有黑色尸袋装着，没人看得见里面装了谁。村长老婆听到我和武陵春猜测死尸是赵喜悦，她就小声地说这不可能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疑问。

村长老婆舌头长，主动小声透露道：“我跟老公来看过，还有村里几个男人也来了，那死人刚从柑子树下挖出来，不是湿的，是干的，可能埋了好几年了。我猜啊，应该是林老虎的老妈，前几年他老妈就失踪了，我们还以为她受不了林老虎的脾气，离家出走了呢！本来我们看住林老虎了，可还是让他跑了，这下可难办了。”

不是赵喜悦？

我在人群外围，有点高兴，可又更迷惑了。林老虎好端端的为什么在

今天挖出埋在家里的死尸？如果不挖出来就不会被人发现了，这事不会跟赵喜悦有关吧？我六神无主，不知道要不要和警察说赵喜悦被拐卖的事，可现在人都不见了，谁会相信我？万一赵喜悦还活着，她会不会恨我报警，害得她被送回穷苦的老家？

这时候，警察把死尸运上车，然后对村民说这几天要特别小心，因为林老虎也许会回村子里来。警察的数量有限，不可能天天守着村子，他们抬完死尸就打道回府了，连挖掘尸体的现场都没圈起来，看那情形也没打算深查，这和电影里的办案手法完全不是一个样的。有时候，邪恶就这样战胜了正义，正义都懒得去反抗，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区别。

我旁观着这一切，不得不把揭露贩卖的念头打消了，现在林老虎没被逮捕，我要是说出去，岂不是等着林老虎找我报仇？到时候，我报警求救，先别说警察不来，就算他们肯来，只怕赶到马场村时，我已经被捅成筛子了。我越想心越乱，也知道不能隐瞒这事儿，可我到底是个平凡人，总要为自己的小命考虑，当“英雄”的事为之过早。一想到这儿，我觉得自己特窝囊，昨晚还劝赵喜悦有点骨气，自己现在却怕这怕那。

马场村附近有很多山，警察在附近看了看，没什么发现。警察临走前劝村民快回家看孩子，夜里别在屋外待着。我犹犹豫豫，很快就被武陵春拉走了，没有对警察说出实情，也不知道赵喜悦是不是真的死了。武陵春一路惊惊怕怕，仿佛林老虎随时会杀出来，捅她几刀。回到小学宿舍的瓦房里，武陵春马上关起门，还拿张椅子将门顶得紧紧的。

我也很害怕，进屋把门关上时，却发现有人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。我以前收到过类似的信，都是村里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写的流氓情信，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。哪知道，这一次我捡起来一看就吸了一口冷气，吓得差点叫出声来。

02 血字的研究

那张纸是从报纸上撕下来的，上面用血写了几个字，血还没干。我一摸手就脏了，在电压不稳的昏黄灯光下，别提多瘁人了。那行字草草地写着“让你多嘴，小心死得很惨！”我收信收多了，从没想到会收到恐吓信，一拿起来就吓得两腿发软。

我尽量镇定，学着武陵春，把一张椅子顶在门后，然后拿起血字报纸坐到床边。起先，我还在侥幸地想，会不会别人塞错门了，本来要塞给武陵春的，却塞到我们门下。因为武陵春经常和学生家长吵架，好几次家长想要打她，而且血字报纸上没写我的名字“唐九月”。我想了一会儿，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，村里人再狠也不会写这种东西来吓唬武陵春，也许真是林老虎逃跑时留下的。他脾气那么暴躁，肯定不甘心。

遇到这样的事，我实在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道要不要报警。可心想警察正忙着扫黄，哪有空管这不痛不痒的恐吓信啊，只要人没死就不着急。我拿起报纸，忐忑地站起来，转了几个圈就决定去找隔壁的欧阳新问一问。刚才，我和武陵春去村尾看挖尸体，只有欧阳新在学校的宿舍里。马场村小学不算是政府大楼，生锈的铁门一直敞开着，谁都能进来，说不定欧阳新听到了什么动静。

学校的瓦房宿舍只供给大学生住，学校里还有五个老教师，他们和家人住在村子里，不跟我们年轻人混在一起。受惊的我先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听不见外面有动静，接着才把椅子移走，轻轻地将门打开。九月的夜冰凉如水，我哆嗦了一下，拿着报纸想去敲欧阳新的门。欧阳新房门下透着灯光，有人在里面走动，闪晃了光影。我心想还好欧阳新没睡，于是就敲了敲门。

半晌，我都没等到欧阳新开门，本以为他可能没穿衣服，需要点时间来开门，可等了两分钟依旧没动静。渐渐地，我慌了，随即就拿起手机打欧阳新的电话，就怕他已经被林老虎砍死在屋里了。我刚拨了电话，铃声就响了，但不是在屋里，而是在屋外。我转身一看，欧阳新刚跨过学校铁门，正朝宿舍这边走来。

“你……”我瞠目结舌，心想欧阳新不在房里，那刚才是谁在里面走动呢？

欧阳新见我很惊讶，脸沉道：“什么事？怎么还没睡？”

我忙说：“你房间里好像有人哪！不会是逃掉的林老虎吧，马上去报警啊……”

“没人！”欧阳新脸色陡然一变，很快又淡定地说：“快去睡吧。林老虎怎么会到这里，他肯定往山里去了，说不定现在已经跑到贵州了。”

欧阳新绕过我，很快地打开门，我还没来得及往里看一眼，他就马上把门关上了。我怕林老虎真的在里面，可欧阳新进去后就把灯关上了，什么动静也听不到。我吐了口气，看到四下无人，便悻悻地走回自己的房间里。欧阳新是学校里、甚至全村最英俊的男性，没准儿哪个美女主动送上门，我操那份闲心做什么。

这不是我夸张，很多早熟的女学生都喜欢欧阳新，往往学生调皮得厉害，他一来就能镇住了。武陵春也经常对我说，非常喜欢欧阳新，要不是他在，她早就离开鸟不拉屎的马场村了。不过，欧阳新很少和女性待在一起，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窝在房间里，不知搞什么名堂。

我长吁一声，把报纸晾在桌面上，心想现在再担心也没用，谁让我只是一个山村小学教师，不是达官贵人。这一晚，我没关灯，一直半醒半睡，迷糊中好像还听到赵喜悦跟我求救，惊醒后才发现自己躺在宿舍里，而天已经亮了。

今天是开学第二天，按惯例要搞一个开学典礼。说是典礼，其实只是在学校中心的操场上摆几张桌子，老校长当众讲一两个小时的话，学生们坐在矮凳子上打瞌睡。指挥学生们入座，以及摆桌子都是年轻老师的活，我起床后就急忙洗漱，早饭没吃就出门去忙碌了。

开学典礼冗长无聊，一般学生不喜欢，但成绩好的学生最喜欢了，他们每次都会早早到来，帮忙把椅子摆好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开学典礼会给上学期期考前三名的学生发奖状，虽然奖状一块钱能买好多份，但学生们很享受站在众人面前领奖的那一刻。

我走到操场上，看见王小龙来了，便想起林老虎逃跑的事。王小龙就是村长的儿子，昨晚他和几个学生想去偷林老虎家里的柑子，撞见了挖尸的经过。与其听村长老婆添油加醋地乱说，不如听王小龙本人还原真相。学生越来越多了，我怕人多嘴杂，想了想就把王小龙叫到瓦房宿舍前，问他昨晚从头到尾都看到了什么。

王小龙激动道：“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呐！吓得我一晚上不敢睡！唐老师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我仗着老师的架子，问道：“先说你昨天看见什么了？”

谁知道，王小龙歪着小脑袋，竟开口道：“不就是林阿叔挖柑子树，挖出死人了，赵阿姨在旁边开手电。”

听罢，我愕然地站在原地，惊出一身汗。林阿叔就是林老虎，赵阿姨就是赵喜悦了。我以为赵喜悦失踪了，林老虎也对外说她回娘家了，原来昨晚她人还在林家！我怕王小龙吓坏了，记错了，又问了一遍。可王小龙声称绝对不会认错，因为其他几个孩子也看到了。由于大家都以为赵喜悦回娘家了，警察和大人们询问孩子时，谁都没问过赵喜悦的事，全以为只

有林老虎一个人在家。我也以为赵喜悦失踪了，或者遇害了，可没料到她昨晚还和林老虎在一起。

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林老虎竟然对外撒谎，骗大家说赵喜悦已经走了？昨晚村长赶去控制住林老虎时，赵喜悦已经不在林家了，她是不是先逃了？

我想得头疼了，一时没说话，王小龙就趁机跑掉了。这时，武陵春开门走出来，见我在揉额头，便说：“你还不快把房间整理一下，张校长没跟你说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我疑惑道。

“有个新的女老师要来，房间不够住了，要跟你挤一间房。”武陵春对我说。

瓦房宿舍有四间，第四间没人住，尘封很久了，装了许多杂物。我的房间里有两张床，如果还有老师要来，自然会分到我那间房里。我谢天谢地，心想有个同伴一起住就好了，免得这段时间总是惊惊怕怕的。我房里没什么东西，不需要整理，只不过要把血字报纸先收起来。

昨晚，我睡觉时想了很久，后来决定先不去报警，因为报警也不会有人理的。有困难找警察，这句话在偏僻山村里就跟童话一样假。再说了，一般农村里有矛盾，都是自己解决，从不给国家添麻烦。我也不能保证，那是林老虎留下的，大惊小怪只会在村里混不下去。

等武陵春走了，我就想回房把报纸拿出来，先跟校长提一下。校长姓张，老婆早年得病死了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张校长为人不错，很照顾新来的老师，因为肯留下来的年轻老师特别少。想着，我就开门走进房里，可却吓了一跳。因为有个人正从窗户里伸手进来，抓走了放在桌子上的血字报纸。

窗户不在前门这边，而是在瓦房的后面。为了透光，老师们都把书桌放在窗户边，只要伸手进来就能把东西偷走。宿舍里除了我的手机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等白天到了，就把窗户打开通风，没想过有人会偷那张

血字报纸。我一急，马上跑出房间，想到后面去逮住小偷。

宿舍后面有一块空地，空地的旁边通向学校铁门。我还没跑到后面，就看见一群家长走进学校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等我绕到宿舍瓦房后面，人已经不见了。我望着走到操场上的那群家长，心想偷报纸的人一定是成年人，小孩子够不到窗户那样的高度。可谁会偷一张带血的报纸，那等于是——一封恐吓信，偷什么不好，偏要偷那种东西？

那些家长是来看开学典礼的，几乎都是村里的妇女，男人们都去干活儿赚钱了。我看着那些女人，有村长老婆、刘大妈、黄大妈、连莫老板新娶的老婆林书香都来了。我搞不懂刚才谁到瓦房后面偷报纸了，想去问嘛，又插不上嘴。重要的是，小偷怎么知道有人给我塞了一封恐吓信，因为我没告诉过任何人。我望着那群家长的背影，想了一下，忽然就开朗了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写恐吓信的人也知道血字报纸在我这里，一定是那个人后悔了，怕我报警，所以又把报纸偷回去了。

“果然不是林老虎留的！幸亏没报警，否则我就糗大了。”我苦笑地想，同时琢磨，“究竟谁给我写了那些血字，我没得罪过谁呀，只因为赵喜悦的事和林老虎有过几次争执。”

我眼见人越来越多，开学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于是就走到瓦房后想把窗户合上。其实，我可以在房间里把窗户合上，但我总觉得从外面合上更安全，反正人都已经走到房子后了。而且，我看到墙下掉了一张纸屑，可能是小偷抓出报纸时，被窗户刮下了一小部分。

我把纸屑拾起来一看，果真是从报纸上刮下来的，还有一部分血迹留在上面。纸张只有这么点了，就算警察肯理我，他们也拿这小小的纸屑没办法。我叹了口气，准备走向操场，安排学生和家長入座，这时候却发现了血字报纸上的一个蹊跷之处。

03 新房里的舌头

那纸屑只有手掌的四分之一大，一面有几行密密的字，另一面有张女人的黑白照片。我凝望片刻，觉得那女人很面熟，再细看了一会儿就认出那是赵喜悦的照片。照片旁边的报纸内容几乎全被刮掉了，赵喜悦被登报的原因已经无从得知，只是在她照片上有“通缉”两个铅字，但那是上面一则的报道内容，中间有一条粗粗的黑线隔开了。

报纸的同类内容通常集中在一版里，不会东一点，西一点。我首先想到，赵喜悦是不是也被通缉了，可她是被拐卖的对象，也许通缉文下面的那栏是寻人启事。这些通缉和寻人启事有时会混在一起，归类为政府公文。这个解释虽然说得通，但我总觉得用这张报纸写血字恐吓，是不是太巧合了一点，尤其是在报纸又被偷回去的情况下。

我把纸屑翻了一面，这面是一则社会简要新闻，原文是“2009年3月18日融水县农业局以融农业发[2009]04号文件‘关于做好2009年春季农区灭鼠工作的通知’”。在这之后，剩余的内容就看不到了。

马场村就在融水县境内，2009年是三年前，也就是说这是三年前的报纸。一般，大型报纸不会登小县城的内容，只有县报才会刊登。我心想，别说县报了，就是《人民日报》在农村里也会被当作废纸卖掉。时隔三